

注事

## 一封迟到的感谢信



边阿姨：

您好！近来身体可好！

收到这封信，您一定很诧异。或许您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？这很正常，因为您在职业生涯中治疗和帮助过很多患者和家属。即使您记得我和您的女儿是同事，您的外孙牛仔和我的儿子是幼儿园、小学及初中的同学、好朋友。但您也会觉得不至于写什么感谢信吧！

但我一定要说谢谢您，因为我至今难忘20多年前初春的一个傍晚，接到我的一个电话，您就丢下饭碗，背起急救箱，匆匆赶到我朋友家出诊时的情景。

那天傍晚，我正在家做晚饭，接到了我的一位好友的电话：他家里一位老人突发急病，头昏脑涨，想让我在职工医院工作的连襟来家里看看。我急忙电话联系了连襟，结果他却有急事回了万荣老家。正在一筹莫展之时，忽然想起我的同事，也是好友“牛”的母亲，曾在医院工作，现在虽然退休了，还在市场开着一家诊所。我急忙联系了“牛”，她告诉了我她妹妹姗姗的电话，让我联系姗姗，就可以找到阿姨您。

打通了姗姗的电话，得知阿姨您正在吃晚饭，电话里您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就说了一句话：“把地址告诉姗姗，她马上骑摩托车带我过去。”

几分钟后，我在朋友家楼下接到了您和姗姗。没有过多的寒暄，您跟着我来到朋友家。看着一屋子慌乱的人群，您没有皱一下眉头，镇定地观察了一下病人，就赶快联系120送医，并把我拉到一边叮嘱道：“病人情况不太好，让家人做好思想准备。”之后，您就下楼坐上姗姗的摩托车，消失在乍暖还寒的夜色中。

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了您帮助过我们家的另一件事。那是我儿子上幼儿园时的一个星期天，我骑着踏板摩托车，带着妻子和儿子去康贸市场玩。到市场门口后，我刚停稳车，妻子下了摩托车，还没来得及熄火拔钥匙，站在踏板上的儿子就好奇地抓了一下右边的油门把手，摩托车瞬间就像射出的利箭一样冲了出去，撞在前面一面墙上才停了下来。儿子的额头上一下子就被划出了一道口子，鲜血直流。

我和妻子急忙抱着儿子跑向您的诊所。看着您细心地给孩子清理、包扎伤口，我在一边开始描述事情的原委，并数落起儿子的淘气。您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生气地说：“你们大人不操心，却怪罪到孩子身上，

孩子这么小，他懂什么！”

一句话训得我哑口无言，茅塞顿开。是啊！这事怎么能怪孩子呢？如果自己停车后及时熄火拔钥匙，怎么能出现这样的结局？

处理完伤口，我给您结账时，您却分文不收，并叮嘱我们以后一定要看好孩子，不能再出类似的事了。

阿姨，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您姓甚名谁（还是刚刚问了“牛”才得知您姓“边”），只知道您是我同事“牛”的妈妈，是当时一家医院的院长，是我儿子的朋友牛仔的姥姥。可您对我儿子做包扎、治疗时的专注及因疼爱孩子对我们夫妻俩的教导，我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。20多年前那个春寒料峭的傍晚，您挎着急救箱，坐着姗姗的摩托车，义无反顾地来到我朋友家，仔细观察患者的病情，以及您果断给我和我朋友讲解患者的病情，并给我们提供正确建议时的情景，我至今都记在脑海中。

那时候在您看来，您只是尽了一位解除病人痛苦、安抚家属烦乱心情的医生的职责；一位经历过众多病例、对小辈合理指导的长者。但在那种情形下，您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恩人，这种感觉永远都不会忘记！

阿姨，对于这两件我一直铭刻在心的往事，也许在您的记忆中，早已模糊不清，甚至毫无记忆了。毕竟，在您和叔叔从医的生涯中，无私地帮助过很多个家庭，从死神的魔爪中救回过许多患者的生命！但我还是要郑重其事地对您说一声：阿姨，谢谢您！谢谢您对孩子的那份慈爱和耐心；谢谢您对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的无私关心和医者仁心；谢谢您让我在今后2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，也学会了爱身边的人，以己之力帮助能帮助的人，明白了“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”的真谛。虽然这是一份迟到的感谢，但就是阿姨您的这份爱心，教会了我这么多年来，以仁爱之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位朋友，使我在这不短的56年人生旅途中能做到有担当、不推卸责任，活得心安，活得自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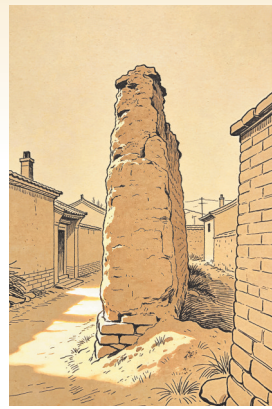
阿姨，听“牛”讲，您和叔叔都已经80多岁高龄了。在这里我祝愿您和叔叔在今后的岁月里：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！有机会回到运城，我请您和家人吃羊肉泡馍、牛肉饺子和铜火锅。

敬颂春安！

薛武军

岁月如歌

侯继锋



夯土墙里的乡愁

侯家卓村西南隅的几截夯土墙残段，静静卧在日光里。风掠过的时候，恍惚能听见旧时的梆子声，混着孩童的笑闹，从建于清代的寨门洞里飘出来。

夯土墙围合的老村，藏着满满的烟火气。巷陌深处的村小学，土坯房里传出书声琅琅；拐角的供销社代销点，花花绿绿的糖纸是孩子们最稀罕的宝贝。村中的铺房，是岁月的见证者。它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，初为村庙配房，后改书院，如今已是文物保护单位。铺房东侧王家空院里，曾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，枝繁叶茂。夏天，我们踩着板凳爬树摘皂角“打仗”，躺在树荫下听蝉鸣。

城门楼东侧的泊池，是当年的护城河。城门楼西边的文化室，是1958年后建起的，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放置于此，每晚男女老少搬着板凳来围观，小小的屏幕前挤满了人。马房东侧的舞台上，《王贵与李香香》的蒲剧唱腔婉转，名噪四邻八村；冬闲的打麦场里，舞狮、滚绣球，四邻乡亲闻声而来，欢声笑语不断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村子开始向外延展。南巷东侧挨着泊

池盖起大队部和新学校，南边的集体马房里，耕牛骡马的嘶鸣伴着社员的吆喝，热闹了好些年。

后来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村民纷纷建了新居。曾经的泊池被填平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平整的水泥路，车来车往；马房也被拆去，原址上盖起崭新的宅院。唯有那方“侯家庄”青石匾被妥善保存，去年重新嵌砌在村西口，与保存完好的铺房遥遥相望。

走在村里，望着土墙残段，望着平坦的水泥路，那些藏在城门楼、黑白电视和皂角树下的时光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，无论走多远，都不会消散。

那人

大哥

高若阳

不肯，说坐车怕吐，脏就脏这一件，连饭也只草草吃了几口主食。市场紧邻公路，一辆客车驶来，他说认得路线，不容我多说便跳上车。车门“咣当”一声关上，大哥就这样匆匆离去。

后来我才得知，大哥来时一路受尽煎熬。因晕车呕吐不止，他中途硬是要求下车，蹲在路边缓了许久，才等来了下一班车。也难怪，他到我家门口时，已是那般狼狈不堪的模样。

大哥没读过多少书，却心灵手巧。铁匠、木匠、泥瓦匠的活计，样样都是自己琢磨学会的。我当年升学离家，他亲手为我做了一只木头书箱。那书箱是榫卯结构，通体像一张小巧的课桌。后来工作、成家，旧物大多丢弃，唯有这只书箱我一直珍藏，里面装着年少时的日记与书信，也装着一段不可复刻的时光。

十几年光阴流转，这只旧木箱成了我与大哥之间最珍贵的联结。我终于读懂，他的倔强里藏着不容侵犯的自尊，他的沉默里裹着不善言辞的温柔。那些年少时未能全然领会的深情，如今都化作心底绵长的温暖。

大哥虽已远去，但他的朴实、坚韧与善良，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，伴着这只旧书箱，岁岁年年，从未走远。

我弟兄四个，大哥居长，我为末，我和大哥同属一个生肖，恰好相差12岁。

那年我在乡镇工作，一日午后，县城住宅小区的邻居突然打来电话：“你家门口坐着个人找你，长得跟你很像，怕是你哥。”我心头一紧，急忙往回赶。快到巷口时，一眼便望见歪靠在门墩上的大哥。他头发凌乱，衬衫前襟沾着污渍，神情疲惫。

大哥没手机，甚至不太会用电话。他患有高血压，又晕车，平生从未出过远门，此番进城，还要中途换乘一次班车。我赶紧倒水，又翻出干净衣物让他换上，他只接过水杯，执意不肯更衣。待他坐定，才缓缓开口：“娃要结婚了，我钱不够。”

“差多少？”我深知大哥性子倔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会向人开口。

“借你两千，娃以后还你。还要买辆摩托车。”他坦诚得近乎窘迫，知道自己一时无力偿还。

“钱我给你拿，不用还。摩托车我来买。”我当即应下。彼时摩托车在县城尚难买到，婚嫁新车讲究“不沾地”，需专车运送。

吃过饭，大哥便要返程。我拉他去市场选件新衬衫，他坚决

和面粉，搅拌均匀，上锅大火蒸上20分钟，这些榆钱便化身为一道美味佳肴。蒸成的榆钱，软糯中带着一丝清甜，再浇上两勺葱油辣椒和蒜片，吃上一碗，别有一番风味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榆钱饭对于我来说，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。它曾是温暖我们生活的珍贵食物。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早已今非昔比，但对于榆钱饭我却情有独钟，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一种对过往时光的怀念。

香甜与温情，让人读之仿佛能闻到那袅袅炊烟，尝到那淡淡甘甜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榆钱饭不仅仅是餐桌上的佳肴，更是时光流转中，那一抹抹难以磨灭的乡愁。无论走多远，想起它，便想起了家，想起了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当榆钱长出的季节，父亲总会搬来梯子，爬上树杈，将那一串串榆钱小心翼翼地捋下，放在小竹篮里，仿佛是在收集春天的宝藏。回家后，母亲将榆钱淘洗干净，然后加入油、盐、花椒面



品味

## 清香扑鼻榆钱饭

王守忠

春日回到农村老家，刚到村头，远远就望见门前那棵老榆树的枝头一片青绿，长长的枝条上缀满一串串青青的榆钱儿，在春风中随风摇曳，那一串串薄如蝉翼的绿色精灵，形状似铜钱。此时此刻，我不由得想起当年母亲为我们蒸的那软糯香甜的榆钱饭。

榆钱，这看似普通的食材，实则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。乡土作家刘绍棠先生曾以细腻的笔触，描绘过榆钱饭的